

渔趣

□孙士德

弥河，我们的母亲河，它诞于南山，流入北海，蜿蜒数百里。沿途或奇山秀水绿树成林，或沃野千顷柳绿花红，那一泓澄澈的山泉水，哺育着满河的鱼虾。依水而居的人们，闲暇时步入其间，游玩戏耍，捕鱼摸虾，既丰盛了餐桌上的美味，又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春天是捕鱼摸虾的最佳季节。整个春天难得下雨，两岸的麦田、果园、菜地隔三差五要浇水，弥河的水位眼瞅着下跌，才几天就变得浅了，水也流得缓了，再过上几日，宽阔的河面竟然瘦成一条小溪。这时的水还有些凉，不适合下到河里去，人们就拿着旋网或扒网站在岸上捕捞鱼虾。又过上几日，弥河开始断流，河床上这有一片水那有一个湾，水里的鱼虾越来越稠密。某个早晨，当人们赶来时惊喜地看到，有些水湾已干涸，许多鱼虾在湿漉漉的沙地上徒劳地挣扎，它们身上闪烁着太阳光芒，如同跳跃的火种燃起旱地拾鱼者的兴奋。

这时那些面积大的湾子，依旧未水干鱼现，那里面聚集着更多鱼虾，还有大物。人们等上数日还不见干涸，干脆选择晴暖日下到水中混水摸鱼。这场面极其壮观，男女老少穿着不多的遮羞衣物下到水里，男人占据中间的深水区，女人、老人和孩子排在两边的浅水区，人挨人地踏上数个来回，水变得越来越浑。小鱼小虾最先浮出水面，随后越来越多的大鱼也从水底浮起，它们露着脊骨张着嘴巴，游得歪歪斜斜，样子半死不活。这时人们开始了捕捉，有用旋网扣的，有用抄网抄的，有用两手抓的，也有人在水边上摸，两手分开伸到水中，合拢时已攥满了鱼虾。泥水中的虾子，不及鱼的忍耐力强，它们纷纷游到水边，跃起身子跳到沙地上，站在水边看热闹的老人不停地弯腰捡拾，一会儿就捡了一大把。

村里的老西是摸鱼高手。他常年在弥河里逛荡，捕鱼摸虾是他晚年的主要营生。春天，弥河刚跌水，他就开始摸鲶鱼。鲶鱼是有窝的，它们的窝多是在大柳树下面，窝外树根交错，门口有癞蛤蟆把守。老西穿着用旧车胎裁剪粘合成的橡胶裤，不紧不慢地下水里，慢慢靠近鱼窝，一只手堵住窝门，另一只手摸出守门的癞蛤蟆，随后伸入窝子，一条

接一条地往外掏，大的小的，一个窝里能捉到十多条。

混水摸鱼时，老西对浮在水面上的鱼儿不屑一顾，他要捕捉的是潜藏在水底的大家伙。他双脚在水中慢慢移动，用脚的触感寻找水底的大鱼。寻到了便俯身潜到水中，一手抠鱼腮，一手攥鱼尾，用力抓牢，猛地出水，胳膊一甩，大鱼被抛到岸上，摇头甩尾蹦跳不止，引得人们一阵欢呼。

比混水摸鱼更为壮观的要数炸鱼。炸鱼的动静大，参与的人数多，时间选在洪水频发的雨季过后，地点选择存有大鱼的大水区。人们在空瓶子里填入炸药和雷管，接上导火索，再把瓶口封严。操作炸鱼的是些胆大心细的年轻人，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两人，一人用篮子挎着炸药瓶，另一人负责投掷。几个小组的人分散开来，从不同的地点，将炸药瓶投到水中，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一根根水柱腾空而起，巨大的波浪层层叠叠地撞向河岸。等到硝烟散尽，波浪退却，数不清的大鱼小鱼翻着肚皮浮起，白花地盖住了水面。在安全处等待多时的男女老少簇拥着跑来，挥舞渔具不停地打捞水中的浮鱼，欢笑声、喊叫声、惊呼声响彻弥河。

钓鱼是一种悠闲的捕鱼方式。吉二最喜欢钓鱼，他的钓技在整个村子里首屈一指。钓具是他自造的，极其简单，取一根粗长的棉槐条做鱼竿，用一条细细的尼龙绳做鱼线，拿一根缝衣针放在灯头上烧一会儿，用钳子夹着弯成了鱼钩，鱼饵则是从菜园里挖出的蚯蚓。吉二站在岸上用手抛线，立马就有鱼儿上钩，鱼竿一提，一条咬钩的草鲤摇摆着身子离了水上了岸，落进了他的鱼篓。

清澈的弥河水南来北去，一年四季，小河里欢声笑语不断。

于金元诗二首

致高考

梦想成为你的新娘
每一天都在长大
朗读背诵，练习句型
张口之乎者也方程式
念念不忘对你的深情
以纸为路，以笔为脚
逗号停顿，句号总结
积跬步以至千里

梦想成为你的新娘
每一天都在打扮
心的知识海洋里
航空母舰
劈波斩浪，保卫边疆
心的知识星空中
天宫空间站
开疆拓宇，践约梦想

夏天的原野

我脱了一件一件厚衣服
让身体降温
现实损耗着热量
额头依然冒汗

草，鲜花，糜子
一个比一个茂盛
茂盛得让我
无路可走

树叶唤来鸟儿
教它如何飞过大树之巅
我跨进
绿色的课堂

麦香

□罗新海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芒种前后，家乡鲁中平原上的小麦渐渐成熟变黄，又到收割的时候了。微风吹过，麦浪滚滚，遍野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麦香，流年记忆中麦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家乡是小麦主产区。“麦熟一晌”，小麦熟得快，如不赶紧抢收，干透的麦粒会掉落，加之害怕遇上雨天影响收成，麦收就成了农民们一年中“龙口夺粮”的关键时刻，也是一年中最忙最累的农活，难怪人们说“三秋不如一麦忙”。

麦收中最辛苦繁重的当属割小麦了。那时，从收割、打捆，到运输、脱粒、晾晒全靠手工劳动，其他环节还能活动一下身体，割小麦要弯着腰、挥着镰，一个动作干半天，一阵子下来便腰酸胳膊疼，坐下就不想起来了。每家几亩地的小麦，要一镰地割，一步步地挪，早出晚归连轴转好几天。

记得刚实行联产承包那会儿，我家劳力少，父亲在村委还有工作，属半工半农，两个妹妹还小，只能跟着辅助帮忙，母亲成了主劳力，我便成了半劳力。割麦是个技术活，我刚开始使用镰刀不得法，笨拙缓慢，看着母亲左手揽麦、右手挥镰，“唰唰”作响动作娴熟，我好半天才学会顺上趟子。早上和傍晚还算凉爽，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口干舌燥，汗水浸透的衣裤贴在身上，手上磨起的血泡和胼

膊上麦芒扎过的伤口又疼又痒，那才叫一个难受，真正体会了“过一场麦，脱一层皮”的滋味。这时最盼望的事情莫过于听到冰棍商贩的吆喝声，母亲都是掏钱，让小妹跑腿买上几根。吃着加了糖精的冰棍，趁机在地头树下小憩，顿感一阵甘甜凉爽，浑身的劳累也一扫而光。

小麦割完，麦收任务相当于完成了大半。麦收需要环环相扣，割一段就要回头打捆，选用鲜麦秸拧成麦绳，用头顶着将麦捆打实，便于运输。每天天黑前，开始用地排车往家里的麦场上运输，堆成麦垛，待全部收割完后集中脱粒晾晒。那时已用上了小麦脱粒机，一般是歇人不歇机，几家互助，分工协作，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看着金灿灿的劳动成果，麦场上传出久违的欢笑，人们脸上也洋溢起丰收的喜悦。这些工序虽也脏累，但没有了割麦时的繁重紧张，略显从容了一些。

后来，逐步用上了小麦收割机，只要跟在收割机后面打捆装车，运回家脱粒就行了。再后来，又用上了小麦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自动装袋、秸秆粉碎一体完成，轻轻松松就能结束麦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麦收方式之变，展现了时代的不断发展。但那些难忘的麦收岁月，早已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又到麦儿黄，又闻麦飘香，我好像品出了奋斗和幸福的美好味道。

家乡的小河

□胡明宝

在东山顶上
我第一次望见流过家乡的小河
出村后竟然那么不舍——
它在碧草青青的宣纸上
饱蘸夕阳
写意一个金灿灿的“之”字
题赠村庄

“点”是回望的凝眸
“横撇”是徘徊的脚步
而重重的一“捺”
是远行的奔放与执着
家乡的小河
多像那些深爱母亲
却志在四方的游子啊

